

PHILIPPE SIMIOT
LE BANQUIER
ET LE PERR^{ROBERT}QUET

银行家与鸚鵡

美国第一个亿万富翁发家史

(法) 菲力蒲·西米奥 著 袁文燕 译



作家出版社

I565.4/150

2008

银行家与鹦鹉

——美国第一个亿万富翁发家史

(法) 菲力蒲·西米奥 著

袁文燕 译

(京权) 图字: 01-2008-233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银行家与鸚鵡: 美国第一个亿万富翁发家史 / (法)
菲力蒲·西米奥著; 袁文燕译.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8.6
ISBN 978-7-5063-4354-1

I. 银… II. ①西…②袁… III. 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083056号

Philippe Simiot: Le banquier et le perroquet
© Editions Albin Michel S.A.-Paris, 2006



策划: 猎文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银行家与鸚鵡: 美国第一个亿万富翁发家史

作者: 菲力蒲·西米奥

译者: 袁文燕

责任编辑: 启天 黄国弋

装帧设计: 视觉共振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码: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zuojia.net.cn

印刷: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52×230

字数: 200千

印张: 21.5

版次: 2008年6月第1版

印次: 2008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4354-1

定价: 32.00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1776

当帆船驶入费城港时，我的新生活开始了。这是1776年7月4日。在夕阳的映照下，特拉华河波光粼粼，停在岸边的船收起了洒满金色阳光的船帆。我的船坏了，船员们精疲力竭，货物也损坏了，然而我却感到一种莫名的快乐涌上心头。

三个星期前，我在圣多明各装完制糖工厂的废糖蜜后启程前往波士顿，先是饱受弗吉尼亚海岸的暴风雨蹂躏，接着又遭到英国战舰驱逐，为了逃命，我只得驶进特拉华狭窄的河口，辗转数百英里来到费城。人们在港口热烈欢迎我们，男人们把帽子抛向空中，女人们挥舞着围巾，后来我才明白这种狂热的缘由：就在那天，美洲十三个英国殖民地在费城庄严地向世界宣告独立。市政厅钟声长鸣，大大地鼓舞了起义者。他们涌向酒馆，整晚聚集在那儿，让自己相信：“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我和我的四个船员被带到了城市酒吧。那儿热闹非凡，有抽烟的、喝酒的、唱歌的，还有互相指责的。大家向我们敬酒，为我们发出一片“乌拉”的叫好声。在二楼，有些人静静地围着三个人，满怀敬意地听他们说话。我得知这三人就是《独立宣言》的起草者：首先是一位老者，谢顶的脑袋周围有一圈齐肩的白发；第二位是个矮壮敦实的男子，浓眉大眼，一双蓝眼炯炯有神；最后是个年轻人，浑身散发着贵族

气质，目光热烈。一个对我们很友善的水手机灵地把我们介绍给他们。

“这就是船长和他的船员，从圣多明各来的法国人，他们躲开英国的驱逐舰来为我们补给军需。”

“先生们，请接受我们最真挚的感谢和最崇高的敬意，”年轻人说，“感谢法国孕育出了如此众多的作家，感谢孟德斯鸠，感谢卢梭，感谢伏尔泰！”

白发老者听说我出生在波尔多时，连忙叫了几瓶奥比昂庄园出产的葡萄酒，并对我们说能把这美酒献给我们是国会的荣幸，他自己也喝了几杯。我记住了这三个人的名字，本杰明·富兰克林，没有说话的约翰·亚当斯，仰慕我国哲学家的托马斯·杰斐逊。

很快，快乐和热情变成了担忧和疑虑，通向自由和幸福之路总是硝烟弥漫。在这突如其来的战争中，临时组建、装备简陋的民兵面对的是久经战火考验的大不列颠军队和黑森王子的雇佣兵。每死一个黑森士兵，必须支付给王子30畿尼。两百艘英国船错落有致地停泊在岸边，蓄势待发，准备把一万人从南卡罗来纳运往马萨诸塞州，从波士顿运到纽约、巴尔的摩或是费城。就这样，8月份，在短短几天内，纽约就被攻陷了。

我很快作出决定：除非恢复和平，否则我不再出海。我把货物卖给了罗伯特·莫里斯。据说他是费城乃至十三个殖民地最重要的商人。他向我保证他出价最高，因为大陆会议任命他负责军队后勤工作。他告诉我他的精力、热情、经验和商行都是为共同的事业服务的；他唯一在乎的是英勇的士兵是否安康，经济问题在战时只是次要的事。这位罗伯特·莫里斯的确是个很有才干的人。

就这样，我在这个城市开始了新的生活。这个城市像我家乡波尔多那样，位于一条蜿蜒的河边，在大三角河口的底部，是个远离大海的港口。然而这又是个与众不同的城市，“情同手足之城”并非浪得虚名：这儿的人都经常来往，不论是谁都能在酒馆和街上与任何人搭上话，人人都乐于助人。这是个让我从第一天起就毫无拘束感的城市，尽管我听不懂大多数人的话。

但是我在货物上赚的钱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样多，另一个商人让我明白了这点。这是个严肃、却有着温柔目光的人。他穿着宽松的呢大衣，戴着一顶所谓的“教友会教徒”特有的宽檐帽，这些人私底下称自己为教友会。

“他付给你哪种货币？”他问我，“西班牙币，皮阿斯特，宾夕法尼亚币还是大陆币？”

是大陆币，即大陆会议发行的纸币。罗伯特·莫里斯向我保证这些钱在十三个殖民地流通，在任何地方都不会遭到拒绝。听到这儿，这个教友会会员浅浅一笑。他解释说，大陆币每天都在贬值，今年就贬了40%。大陆会议对此无动于衷，购买物品要花多少钱，他们就印多少纸币。要知道，纸币发行越多肯定就越不值钱。虽然我对金融方面的东西知之甚少，却也常从父亲口中听说，即便是最繁荣的商业也会因货币机制的不良运转而毁于一旦。我决心要好好研究一下这里面的学问。

这个教友会会员继续说道：

“货币秩序走到今天这样混乱的地步，罪魁祸首在于劳民伤财、破坏诚实经营的战争。我们是朋友，我们拒绝战争，拒绝它种种虚荣的目的。这也是我们与残忍、贪恋权力、善于打着圣战的旗号伪装自己野心的清教徒的对立之处。”

他的话提醒了我：费城可能并非如我想象中那样博爱，另外，我得尽快想法子使我的大陆币脱手。

“要是你需要帮忙，就来找我吧。”他对我说。

在他的帮助下，短短几天之内，我就在码头租了个仓库，开了家杂货店，卖茶叶、烟草、香料、波尔多葡萄酒、安的列斯朗姆酒、鱼干等所有我能想到的、可以让我花掉手头上的美元的东西。这只是个权宜之计，因为我的顾客付给我大陆币，而我又得用更多的钱来进卖掉的货，于是我只好不断提高价格。这种情况何时到头？华盛顿将军的大陆军要用多少时间来战胜英国军团和黑森雇佣兵？大陆会议派遣年迈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前往法国寻求军事和经济援助。我有充分的理由期望他的法国之行取得成功。

另一个原因——在我看来，它比“独立宣言”或是大陆币的崩溃更为重要——让我的人生在今年确立了新的方向，那就是玛丽。玛丽如晨曦般美丽，如夏夜般温柔。不嫌我相貌丑陋，不为我独眼吓倒的玛丽，年方十八的玛丽，美得让城市酒吧的顾客神魂颠倒，只需一个眼神就能赢得尊重的服务员玛丽。我深爱的玛丽，对我说爱我的玛丽。我们将在春天结婚。

转眼年末已至。就像我在父亲的会计室里学过的那样，我结清了余额。在这儿，我不欠任何人什么，我所有的财产就是我的旧帆船、杂货店里的存货以及一大把大陆币。用美元纸币来衡量我的财产毫无意义；折算成教友会朋友认为是唯一值钱的货币——英镑后，我估算结余约值1700英镑。波尔多商人们追着我还的那笔钱我没算。父亲会不会好心替

我还了呢？

冬天的严寒毫不逊于夏日的闷热。一大车一大车的冰块从特拉华河运走，费城的百姓磨快了冰鞋。星期天，玛丽带着我从斯库基尔河沿岸来到城西，结冰的池塘上聚集着溜冰的人。我不想尝试。我的目光追随着跟别人翩翩起舞的玛丽，远远认出我送给她的海狸毛帽子，她轻盈的身躯似乎飘离了冰面。男人们优雅地向她行“费城式问候”礼：脱帽、俯身、一条腿成水平向后伸。经过我面前时，她对我绽放出灿烂的笑容。我不禁浮想起粗羊毛裙下她摄人心魄的优雅胴体。

1777

9月27日

威廉·豪的部队攻进了费城。尽管兵力悬殊，9月11日，华盛顿将军还是在南面25英里远的布兰迪万河展开反攻，试图击退敌军。一整天炮声隆隆。9月21日，华盛顿将军参谋部的一位军官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上校赶来向国会报告：威廉·豪的部队正往费城进军，势不可挡。听到这个消息，各州的代表们就像一群山鹑般窜到60英里外的兰卡斯特。他们准备舍弃15个月前市政厅钟楼里敲响独立第一声的自由钟。当晚，汉密尔顿上校在城市酒吧分析了当前形势：

“布兰迪万河一役，我们损失了1500人，昨天在保利（宾夕法尼亚州城市），我们又失去了250名士兵。当前，在北方，敌军沿尚普兰湖大举南下进军哈得孙河谷，显然是要孤立新英格兰，这也是华盛顿将军在未来几周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阻止的首要威胁。在这种形势下，继续死守费城可能会使我们势单力薄的军队全军覆没；其次，随着冬天的到来，战斗将停止，我们将重新行动起来。我们希望得到法国的帮助，已经有许多志愿者加入了我们的行列，其中有拉法耶特侯爵，还有一位19岁的年轻贵族，他在布兰迪万河战役中负了伤，所幸并无大碍。”

这时，上校突然朝我看来，大概是有人向他示意我是法国人，但

他很快又把目光移开了。对于这种回避，我已经习以为常。当人们发现我那只几近全白的眼睛和似乎想远远躲在眼角外面的虹膜时，他们就会自然而然地作出这样的反应。他们还不知道这只可怕的眼睛看不见任何东西。

我很欣赏这位汉密尔顿上校。他身材矮小，目光炽热有神。若是双眼都完好无缺，就不难拥有这样的目光。他站得笔直，说话清晰，听者很容易就能跟上他的思路，因为他视野开阔，说话不拐弯抹角。心胸狭窄这个词应该与他毫不沾边。在转移目光之前，上校也许正要问我是否也想像拉法耶特侯爵那样加入他们的队伍。我该怎么回答呢？是不是要说我不是侯爵，我要赚钱养活自己，而且还得养活家人？可能吧，但我还会加上一句：我的心与爱国者同在，而且为了不为英国人服务，我会马上远离费城。

玛丽和我把杂货店的存货和一些衣物装到一艘单桅帆船上。9月22日，我们扬帆起航，沿着特拉华河北上航行十多英里，接着向东转，顺兰科克斯河一直到新泽西州的小镇芒特霍利。那儿正好有幢房子等待出售，我低价买下了，用大陆币付了钱。我们在一楼开了家杂货店。恬静的田园风光包围着我们，广阔的田野向南延伸，正值耕种的季节，我看见士兵们带着他们的战马帮农民干活。北面连绵着被森林覆盖的山丘，我不禁想起秋天，在多尔多涅河畔，环绕我奶奶房子周围的树木也是这种色彩。倘若军事形势不是这么令人沮丧——纽约和费城沦陷，3500名英军对1500名美军，300艘皇家战舰对几艘私掠船——我会因许多事情而感到高兴，全靠它们，我才能与玛丽日夜相伴，寸步不离。自从我们结婚后，玛丽以各种方式占据了我的身心，远远超乎我的想象。对于爱的体验，我知道的不外乎水手妓院和之后

的船长之家。我的同伴在那儿扯着个嗓门，放声大笑，大声地吵吵嚷嚷。而我总是独自一人默默地去，生怕她们会因为我吓人的眼睛而多收我钱。玛丽并不显得惊恐，她热烈地，有时甚至是狂热地回应我的激情，这种狂热让我不禁担心自己会心醉神迷。玛丽，满脸温柔的笑容，是家中的歌声。有时，她举手投足会让我依稀看到母亲的身影。当人们在学校叫我“鱼眼”时，她会轻抚我的脸颊，手指滑过我的双唇抚慰我，母亲是在我12岁时去世的。玛丽重新开启了我尘封已久的对绝望童年的回忆。有好长一段时间，一个个画面从记忆深处浮现在我面前。

10岁时，我被送到一所贵族中学。这是专为富裕的人家，为比我家富裕的家庭的孩子开办的学校，父亲的期望总是很高。课间休息时，我只能靠战斗保卫自己。我在右眼上绑了根布条，我有红褐色的头发，我是红发埃蒂安，受人尊重。不幸的是，圣约瑟夫学校有一帮捣蛋鬼。战斗达到高潮时，我扯掉布条，扬言我的斜眼可以看到后面的敌人。我吓唬他们，他们变本加厉地向我进攻，最勇猛的一个人把一块木头戳进我的病眼。我感到一阵剧痛，四周突然鸦雀无声，空荡荡的走廊里就剩我一人。一个黑影走过来，对我说：

“是上帝惩罚了你。”

母亲日以继夜地守在我床边。她怀孕了，第七个孩子即将出生。她为我从此彻底瞎了的眼睛换药。我听到医生在争论是否应该把它摘除，最后，他们保住了眼球，缝合了撕裂的眼皮。

再也没人敢正视我，没人，除了我母亲，直到她去世；没人，除了玛丽，从去年开始。少年时，我怀着希望询问镜子，试图听到它回答我事实并非我想象中那么可怕。然而每照一次，情况都更糟。

10月22日

上星期，盖特将军率领的美军在萨拉托加包围了南下哈得孙的英军纵队，柏高英将军率五千士兵投降，与此同时，豪将军正准备在费城舒舒服服地过冬。效忠派似乎对他表示热烈的欢迎，一场场晚会奢侈华丽，女人们优雅迷人，英国军官风度非凡。要是豪率他的部队向北推进，与柏高英会合，我们就一定会吃败仗。不过驻扎在佛吉峡谷的华盛顿将军溃散的军队可能阻截了他们。这不是由于英国人的宽恕，也许，我们更应把这战争间隙的喘息归功于效忠派公民毫不吝惜的仁慈，尽管并非出于自愿，他们还是为被其称作造反者的爱国者的事业尽心尽责。

12月31日

从我的账目结余来看，尽管经历了这么多风波，我既没变穷也没变富。玛丽帮了我很大的忙。托她的福，我们在芒特霍利的杂货店成了新泽西南部分队买东西的好去处，这个部队纠缠着来农场找饲料的英国人。上星期，一支由法国人阿尔芒上校率领的五十人小分队路过芒特霍利。这位来自布列塔尼的上校向我解释他的作战方式，那就是深入敌军前线，埋伏下来，进行闪电战，打得敌方参谋部措手不及。他谈起战争就像是在说游戏，目光迸发出狂热的火花。假设我还没有玛丽，我可能会请求阿尔芒上校让我跟他走。罗伯特·莫里斯给我的杂货店供货，虽然价格贵得离谱，但是我们的顾客都被玛丽的美貌所折服，我发觉回头客总是那几个人，然而我并不嫉妒，因为每天晚上，她都会向我证明她的爱。

1778

9月

法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十三州在2月份的时候签订了法美盟约，达成友好联盟、贸易条约和互助协定。我们是在4月获悉这个消息的。佛吉峡谷军营又升起了希望的曙光，吃不饱、穿不暖，饱受饥饿、严寒和天花重创的华盛顿将军的军队终于可以结束人心涣散的局面了。在费城，柯林顿接替了豪，人们开始担心：可能是为了提防法国舰队切断特拉华河口而让他掉入陷阱，这位英国将军认为在纽约重新整编军队才是谨慎之举。6月18日，英军撤出费城，随行的共有三千效忠派。他们生怕因为曾向占领军敞开阁楼、客厅、地窖，有时甚至是他们的心灵等而被判叛国罪，于是丢下所有财产，携妻带子逃离费城。

我迫不及待地赶往首都。无论在路上还是在小酒馆，总有人认出我。我有着让人过目不忘的容貌，我是在独立日到达的法国人，几乎没有和占领军来往过。人们不停地问我有关法国的问題，举杯祝我身体健康，喊着“杰拉德万岁，路易十六万岁”，好像皇帝是我堂兄一样。身为一个天性不善言谈的人，如果我感到自己被人信任，那么，和我相处会是件愉快的事：我表示自己是爱国者，人们为我鼓掌；我谈到商业道德，人们对我表示敬意；我探讨哲理，颂扬启蒙思想家卢梭和伏尔泰，这引起了一些不安却也使我声名远扬。

从那以后，人们开始尊敬我。归根到底，我受欢迎要归结于人们的肤浅：是否因为我是法国人和独眼，因为我阴差阳错地在1776年7月4日抵达费城，因为我懂得说几句给自己赢得好处的话，我就配得上这些尊重和信任？都不是。人们时而一窝蜂地去颂扬某个人，以表示自己身上也有这些美德；时而谴责另一个或是同一个人，来证明自己的优秀。

10月

我对罗伯特·莫里斯既敬重又蔑视，此人总是先知先觉并且知道如何从中获利。他对策略技巧的掌握和他的说服力无人能及，平庸、普通这类字眼与他的事业毫不沾边。他有着宏伟的目标，他的雄心壮志就是让人们相信他的目标是崇高的。

昨天，他向我描绘了当前的局势。

“从整体看，事情会变得很简单，眼光狭窄的人才把它们复杂化了，”他以一种居高临下的神态开始了长篇大论，“我们十三个州顺着大西洋沿岸绵延一千五百英里。我们有三百万人口，却只有一支一千五百人组成的军队。没有海军，只能靠步行。而英军不仅有三千兵力，还有一支由三百多艘战船组成的海军舰队把士兵运往各地。我们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在波士顿、纽约、费城势如破竹。有好几次他们都可以彻底结果我们，包括去年冬天福治河谷一役。尽管大陆会议，还有我，竭尽全力，还是无法养活我们可怜的士兵，不让他们受到严寒的折磨。战争使宾夕法尼亚的种植业饱受蹂躏；自诩为效忠派的农民宁愿把剩下的面粉卖给付给他们英镑的英军。隆冬时节，想用货车把南方的小麦和玉米运过来是不可能的，我们甚至连拉车的马的草料都无法保证。

“纵观全局，无论是在军事上、经济上还是在财政上，我们都失败了。效忠派阵营日益壮大而爱国派的阵营却日渐萎缩。难道我们没见到在去年费城举行的奢华的晚会上，英国军官迎娶家境最好的清教徒家庭的女儿吗？我们这些所谓的爱国者们，只不过是一群造反失败的造反者罢了。英国人心想：果实已开始腐烂，将自动脱落，因此他们只需尽最大可能地笼络百姓，这样，等时机一到，抓几个带头闹事的就完事了。潇洒地等待对手自取灭亡，这符合他们漫不经心的作风和审美观。这时，法国给我们带来了不可思议的惊喜：它要向英国复仇。20年前，法国占领了加拿大和辽阔的密西西比河流域从五大湖一直到墨西哥湾整片地区，而英国只有沿岸十三个殖民地。

“经过七年战争，1763年法国丧失了在美洲的所有领地。聪明的法国人完全理解我的朋友、聪明的富兰克林说的话：美利坚十三州幅员辽阔，年轻勇敢的人民将在此安居乐业、生生不息。随着人口不断增长，贸易市场也将不断扩大，英国人曾贪婪愚蠢地妄图保住自己在那里的特权。十三州人民将永远感激法国人帮助他们摆脱了殖民枷锁。这对法国来说，是给老对手狠狠一击，并且为自己的工商业带来利益的大好机会。韦尔热纳伯爵没有放过这次机会，千百万皮阿斯特人源源不断地来助我们一臂之力，与此同时，法英舰队为了我们展开激战。我们将赢得独立，因为在势均力敌的情况下，胜利必然属于在自己的国土上战斗的一方。因此，我们将在法国的帮助下赶走英国人，就像20年前，我们在英国的帮助下赶走法国人那样。这就是我所说的成功外交！”

说到这，罗伯特·莫里斯放声大笑，大肚皮晃动着，松弛下垂的脸颊不停抖动。见我没笑，他意识到他的话可能刺伤了我的感情。虽然

这是事实，但是当他用力拍着我的背，声称我们现在是生死与共的盟友时，我还是对他说，我觉得自己既是美国人又是法国人。面对费城首富，面对大陆会议贸易和军需代表，当我是去请求他容许我加入他的组织时，我还能怎么说呢？我向莫里斯描述我在码头的新家：一家商店、一间会计室以及几个我自以为很大的仓库，然而当我告诉他仓库面积后，他不屑地笑了，并提起了我的帆船。

“‘双友’号速度很快，很适合走私，要是装上几门大炮还能用来打劫。你是个不错的水手和船长。我能让你赚很多钱。”

可我很清楚，做船东要比做船长赚得多，风险也小，何况我还有玛丽。几个月，哪怕几个星期自个儿出海，留她独自在家，这是不可能的事。对罗伯特·莫里斯来说，我只是个无名小卒。但是，我明白他的船上需要一个法国人，总有一天他会有用得着我的地方。这家伙接受了我的建议，最后我们达成一致：我把我的帆船卖给威廉&莫里斯公司，作为回报，我可以享受几份大的冒险合同。这些生意有一定风险，但也可能会带来百分之四百的收益。对于其中的具体运作，我自然无权过问，但除了相信我的代理人之外，我别无选择。况且我主要的兴趣在别的地方：通过这种方式，我进入了爱国者阵营。另一些人，在战前做进口英国制成品生意的效忠派，不得不停止了买卖，把旧债券兑换成即将一文不值的大陆币。他们遭到那些善于见机行事、“钱”途无量的优秀航海家们的蔑视，并最终毁于他们之手。在罗伯特·莫里斯身边不乏这样的人：威廉·宾汉、约翰·罗斯、席拉斯·迪恩和另外一些我还不认识的人。他们是共济会会员，为大陆会议工作。通过接近他们，我会得到好处。我观察他们，他们会教我计谋。我将有生以来第一次拥有伙伴，上中学时，我被信奉同一宗教的同学围攻。我总是避免与人做伴。我原

以为我想要指挥大海，因为船长是个孤独的角色。但自从遇到了玛丽，自从我在城市酒吧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后，我不再是原来的那个我了，我渴望得到认可。

昨天，即1778年10月27日，我宣誓效忠宾夕法尼亚州。埃蒂安·杰拉尔变成了宾夕法尼亚公民史蒂芬·杰拉德。

12月

我们的房子坐落在特拉华河码头边的水街上，很像我童年时在夏特隆街区的家：一楼是我们称之为柜台的大厅，柜台后面是会计室，伙计们悬在高凳上伏案写字；楼上是我们的起居室，阁楼是仆人们的房间。现在，我们既没有伙计也没有仆人，玛丽负责经营商店、料理家务，剩下的由我做。虽然我喜欢把文件堆积如山，但是等到我的生意规模日益扩大，当批发取代零售，当我成了商人、批发商乃至船东时，我就得雇人了，玛丽也要有几个女仆帮她收拾房间、照顾孩子，我要不断壮大自己才能养活这么多人。会计室是我经常呆的地方，靠墙的大书柜里摆放着一排排资料，它们是指引我通向世界贸易之门必不可少的明灯：海洋图和陆地图、游记、各大洲港口贸易商品清单、度量衡和使用的货币。有时，我晚上会在睡梦中被某个念头惊醒，于是下楼，想象着周游世界的新方法。由于资金缺乏，我无法采取行动。我头脑发热，回到床上，玛丽正像一艘即将起航的帆船一样等着我，在迷蒙的夜色中，我们驶向世外桃源。

玛丽总是没有怀孕的迹象。有一天，我不禁好奇地问她，看到她的目光里掠过一丝让我心悸的光芒。但她很快恢复了温柔的面容，笑着对